

護國英雄蔡錫

章大年

蔡錫原名良寅，字松坡，曾以筆名「奮湖生」、「擊樵生」發表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文章。原籍湖南寶慶（邵陽）。早年他的父親在寶慶與湘江間的交通要道上桃花坪，開了一家小客棧。一天，邵陽宿儒樊春徐來到店裏投宿，夜闌人靜，挑燈朗誦「留侯論」一文。蔡松坡這時才八歲，對樊春徐的讀書聲音，感到很大的興趣，站立旁聽，樊春徐問他：「你是不是也想讀書？」蔡松坡的父親在側，告以家貧無力負擔費用。樊春徐表示願任作育之責，帶著蔡松坡一道回家。樊春徐本是邵陽縣中有名的秀才，在家設館授徒，經過他的循循誘導，加以蔡松坡自己的刻苦力學，終於在十二歲補了縣弟子員，十五歲就應試名列一等，寶慶知府面試蔡錫的時候，出了個上聯：「子男五十里」，蔡便脫口而出的對以「府尹二千石」，雖然平仄不叶，知府大人却說：「十餘歲的童生能够以漢書屬對，已經很難得了。」

十六歲那年，正值湖南巡撫陳寶箴在湘主政，提倡維新，組織湖南學會，羅致三湘開明紳耆參加。又創辦時務學堂，聘請年才二十四歲維新志士梁啟超主講，以啟發湖南子弟的新知。蔡松坡向學心切，由邵陽步行到長沙，進了這所新學堂，在四十個學生中，蔡松坡年齡最小，他天資敏捷，又勤於攻讀，因此，深得梁啟超的賞識。不

久，梁去北京參加維新變法，滿清政府考送留日學生，蔡松坡在五千多名考生中，以第二名入選。戊戌政變發生後，梁啟超亡命日本，各省新政隨着煙消雲散，時務學堂也被迫停辦，蔡松坡赴日求學之行，因而未能實現。

前往日本學習軍事

梁啟超到了日本，函邀蔡松坡、范源廉、李穆以及時務學堂教師楊篤生、唐才常等赴日，蔡松坡以家境貧寒，無法籌得充分旅費，由長沙乘輪到了上海，上岸時，身上僅僅剩了二十個銅元。後來找到一位在上海經商的同鄉，借給他幾十塊錢，才得乘船前往日本，初進大同高等學校就讀，以譯書自給。光緒二十六年春，蔡松坡十九歲。因憤恨滿清政府顛預無能，於是醞釀着革命運動，當時留日的學生決定分兩批返國，首批由唐才常率領，第二批由林圭帶隊，林圭在被歡送出發之前，曾作歌一首：

「倚劍登高望八荒，無邊秋色正茫茫，天性剛猛固常在，知有驚魂返帝鄉！」

歌聲淒越悲壯，頗有送荆卿的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氣概！

蔡松坡與林圭同行，行前林圭曾謁見孫中山先生，面請教益，孫先生對於任何維新改革中

國政治的主張，均無畛域之見，特別替林圭寫了一封介紹信，囑他到漢口後，往訪孫中山先生的同鄉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，時任俄國商行買辦的與中會會員容閱，這封信幫了唐才常、林圭等的大忙，他們後來在漢口設立軍事機關，成立自立軍，即得到了容閱的大力協助，結果以康有為所籌的餉款，未能按時寄到，加以他們又公開張揚起事計劃，致被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採取行動，將自立軍主要份子數十人一網打盡，唐才常就在這次成仁了。蔡松坡因為留湘策反，幸免於禍。

後來蔡松坡又得到黃克強的資助，第二次東渡日本。蔡松坡鑒於上次革命的失敗，對康、梁的作法不免起了懷疑，只因蔡的個性，一向沉默寡言，又對梁啟超，篤於師生之情，不便明說，但於此時，加入了黃克強、楊毓麟等人所倡說的華興會。一次，梁、蔡師生二人閑談，蔡松坡毅然向梁說：「筆桿子是救不了國的，要救國，必定要有槍桿子。我想去投考士官學校，希望成爲一個軍事人才，將來回國，好爲國家做些實際工作。」梁啟超一聽此言，頗有道理於，是極力贊成蔡松坡進入日本士官學校。

在士官學校，蔡松坡和蔣百里、唐繼堯相處甚得，課餘總以如何救國爲中心話題，大家認爲

列強雖然想瓜分中國，如能保住西南川、滇、黔、湘、桂五省，還可作為復興中國的根據地。蔡松坡一面埋頭苦讀，一面策劃未來，因此他的學業成績優異，和蔣百里、張孝準、周家樹四人，同稱為「士官四傑」。

出任雲南首任都督

光緒三十年，蔡松坡學成歸國，其他同學，或回本省服務，或謀得各省要衝工作，更有北上軍諮府，惟獨蔡當的差。松坡雖然有湖南巡撫端方及盛京將軍趙爾巽的聘請，但為謀實現他在士官時的夙願，獨自跑到廣西去任新軍總參謀官；這時兩廣總督是李經羲，人稱李九爺，很有識拔真才的眼力，初時，蔡松坡幫他辦理陸軍小學，培植軍事幹部，後來又兼任廣西步兵隊標統兵備處教練，及測量學堂總辦，都是成績斐然，深得李經羲的愛重。宣統三年，李經羲調任雲貴總督，奏調蔡松坡赴雲南任新軍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，那時唐繼堯、劉存厚都是蔡的部屬。蔡松坡治軍嚴厲，平時不苟言笑，對人處事，誠信無私，尤能與士兵同甘苦，因此他的部下，莫不對他懷德畏威，愛如慈父，為他在雲南深植了良好的根基。

辛亥革命爆發，革命黨人在武昌首義，蔡松坡也在雲南率唐繼堯、李根源等於九月重陽的第二天舉事，響應獨立，李經羲在風聲緊急時，由蔡、李等出資送他前往北京，雲南獨立之後，公推蔡松坡為第一任都督。

起義成功後，在各省商組中央政府的過程中，

湖北都督黎元洪、江蘇都督程德全等最初的意見，都偏重採取聯邦制，蔡松坡認定聯邦制不適宜於中國，必須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，實行民主立憲政治，擴張國防轄境，縮小行政區域，消滅省界觀念，促成完全統一之國家為最高目標，這與宋教仁的見解不謀而合。同時蔡松坡又提議請各省即公認湖北都督府暫代中央政府，以利外交，於是民國統一的體制，得以確立。

蔡松坡雖貴為都督，自訂月薪薪俸六十元之外不支任何費用，每晨六時起床，赴各機關巡視，早餐後，開始治事，整軍經武，勵精圖治，他以「不要錢，不怕死」六字，作為治軍為政的標的，一切行政措施無不以人民福利為前題，因是深得雲南全省軍民的愛戴，這時，他的年齡還不到三十歲。

蔡松坡在雲南培植了很多幹部，但以一湖南人主政他省，雲南地處邊陲，風氣閉塞，地方觀念，相當濃厚。唐繼堯和蔡松坡雖屬知交，自升任師長後，勢力漸次發展，便有「雲南者，雲南人之雲南，應由雲南人治理」的想法。後來蔡松坡所用師長沈汪度（湖南人），為滇籍將官毒殺，蔡松坡感覺到私人的感情，敵不過權利的衝突和地域觀念的排擠，生性淡泊的他，這時已存了「好來不如好去」的念頭。及後，熊希齡向袁世凱建議調蔡松坡出任湖南都督之議流產，他在進不能，留不可的環境下，遂自請辭職。一代梟雄袁世凱，早就注意蔡松坡的動向，深恐將來尾大不掉，後患無窮，當時在見到蔡松坡辭職，遂趁機邀蔡北上，以便羈縻；就在民國二年九月二

十五日，袁世凱下達命令給蔡松坡：「蔡錕准給病假三月，着來京調養。」蔡松坡於是在民國二年的雙十節，由昆明去了北京。

美人薄命俠女風塵

蔡松坡在北京見袁世凱竊國禍民，帝制自為，乃設計出京，傳出了一段英雄美人的艷事：這一艷事的發生，是蔡松坡為了擺脫袁世凱的注意，曾與袁世凱的親信楊度等常至北京八大胡同去尋花問柳，蔡松坡當時竟看上了一位花名小鳳仙的妓女，和這位名妓相戀，蔡曾有對聯贈她：

「不信美人終薄命；
古來俠女出風塵。」

又用小鳳仙的名字嵌入一聯：

「此地之『鳳』毛麟角；
其人如『仙』露明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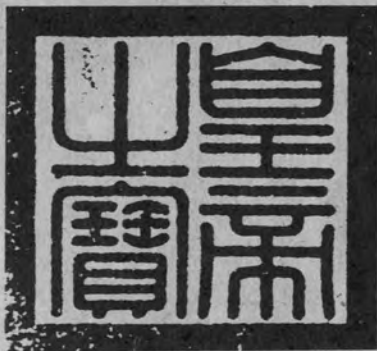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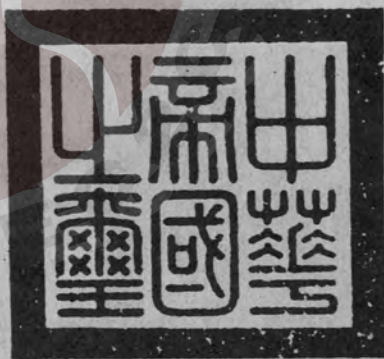
字裏行間充分表露了蔡松坡對小鳳仙愛戀之深，這兩副對聯成了膾炙人口之作。

後來蔡松坡得小鳳仙協助，先由天津乘輪到了日本，再經過臺灣與李烈鈞會面後間道入雲南，終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昆明。舊日袍澤，一致擁戴他為討袁軍大元帥，也有人主張唐繼堯讓出雲南都督的位置給他，但他仍本其「決不為個人爭權利」的基本態度，堅決表示，自願屈居唐繼堯之下，率師出征。二十一日，在昆明護國寺舉行第四次秘密會議，與會者除雲南軍政首要外，方聲濤、但懋辛、戴戡等人都參加，蔡松坡和李烈鈞同時到達，會場氣氛嚴肅，各人情緒亦皆慷慨激昂，蔡松坡即席致詞：「我們一



①民國五年四月九日孫中山先生偕夫人（前右四、右五）與同志及日本友人舉行「帝制取消一笑會」乃笑中有淚之聚會也。

②袁世凱民國五年元旦登基，改國名為「中華帝國」年號洪憲。





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英雄①蔡鈞（字松坡）②唐繼堯③李烈鈞在雲南起義反對帝制，組織護國軍向四川、貴州、廣東、廣西出師，討伐袁世凱，袁世凱四面楚歌，衆叛親離，乃撤銷帝制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羞憤而亡。

隅抗全局，明知不能取勝，但所爭者，是為四萬萬同胞的人格，與其屈膝而生，毋寧斷頭而死：「說話之時，聲淚俱下，他的忠誠，感動了滇軍所有的將領，一致擁護他的主張，服從他的領導，會中討論到討袁軍名稱問題，最初定名為共和軍，經李烈鈞反對，李以為「共和」二字，與前共和黨相混，恐遭國人誤會。蔡松坡主張在護國寺開會，與師倒袁完全以護國為目的，不如即稱為「護國軍」，經大家同意，這是護國軍名稱的由來。接着討論到組織問題，有主張設軍政府推蔡松坡為大元帥，他再三謙辭，主張恢復民元都督府制，推唐繼堯為都督，任留守，蔡自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四川；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滇南；留滇軍隊組成第三軍，由唐繼堯自兼。議定之後，即於二十三日，致電北京，請袁取消帝制，懲辦禍安會禍首，隨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。

統領義軍進攻四川

唐繼堯深恐大權旁落，為了個人利益，首鼠兩端，始終以雲南兵力單薄，糧餉不足為藉口，不願調大軍出滇。蔡松坡很驚愕的問道：「我離滇之日，所交給你的，還有餉糧若干，槍彈若干，這些東西，現在都到那裏去了？」並且很沉痛的說：「本人此次回滇，是為救國而來，希望大家早決大計，免生他變，聽說袁世凱封爵的電報快到了，諸君如要安富尊榮，就請把我的頭割下來，好去領賞……」他這樣大義凜然，方激發了唐的良好，在無可奈何之下，才將三千一百三十個羸

弱士兵，交付給他。蔡松坡接受了這支殘破不堪的隊伍，不禁長嘆道：「兵事沒有萬全，求萬全的沒有一全。現在是大丈夫報國的時候，雖有更多的敵人，我也要去了。」就這樣率領這三千一百三十個殘兵弱卒，向四川的敘府、瀘州、重慶進軍。按他原來計劃是要從雲南把軍隊秘密開到四川境內後，才發表討袁通電，趁北方援軍未到，一舉截定四川，再組織反袁的中心組織。梁啟超在上海接到他的密電，恐事態演變，於討袁軍事有所不利，於是急電蔡松坡，提早發佈討袁宣言，因此蔡松坡不得不變更計劃。因為風聲早漏，致使袁所派曹錕、李長泰等部雲集川境，蔡松坡大軍移駐太洲驛，與敵相持，被困於敘、瀘之間，在餉彈奇缺下，堅苦奮戰，終於在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，一鼓攻下敘府，創下了輝煌戰果。後來又接受了梁啟超「軍事戰守與政治策動，應平行並重」的建議，加緊實施對敵策反工作，當時袁世凱的心腹，四川的督軍陳宦既願息兵，曹錕的馮玉祥部也表示輸誠。二月六日再克瀘州，隨着貴州也在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，嚇得袁世凱張皇失措，連忙下令，緩辦帝政，撤銷大典籌備處，緊接着廣西也宣佈獨立。此時陳宦又通電討袁，後來連袁世凱一手培植的大將湖南督軍湯壽銘，也電促袁退位。袁到了此時，才知人心全失，大勢已去，皇帝迷夢完全破滅。就在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，跟着袁世凱也就悔恨成病，離開了人世。

赴日養病逝東瀛

蔡松坡率疲兵在四川苦撐奮戰之際，他和他的士兵的生活是「平均每日睡覺不到三個鐘頭，吃的飯是一半米一半沙」，因為如此的刻苦，使他患上了喉結核（即今日所稱的喉癌）。病發之日，聲音嘶啞，言語為難，到了瀘州，完全不能說話。蔣百里時任護國軍參謀長，在當地覓一法國傳教士為蔡診斷，未見起色。梁啟超在上海連忙聘請外國名醫，赴川醫治。

蔡松坡在養病中，各方仍然瞞着他主持四川大計，湖南人也爭着請他回省，但他還是一本入演時初衷，一概婉謝，並堅請解除兵權。他給唐繼堯的電報說：「鑄前者之出，秉諸良知，今茲之退亦然……」這是多麼的光明磊落。到了七月底，由蔣百里陪護出川，赴日就醫，經過上海的時候，黃克強特扶病由廣東趕往探問。蔡松坡曾和梁啟超筆談竟日，對以後救亡圖存大計，籌劃週詳。九月九日赴日，入福岡醫院治療，到神戶時日本記者來訪問，他以手指喉，由蔣百里代答。十一月一日，蔡松坡聞黃克強死訊，不禁為之嗚咽失聲，並對蔣百里說：「我早晚怕要和諸君分手了，我不死於對外作戰的疆場，死有餘恨。」從此病勢更加沉重，到了十一月八日清晨，以極微弱的聲音唸着，並請在側的蔣百里代書遺囑：「一、願我政府民衆協力一心，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。二、意見多由於爭權利，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。三、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，請核實呈卹。四、鑄以短命，未克盡力民國，應行薄葬」。言訖，就與世長辭了。死時才三十五歲（一八八二—一九一六）。